



严凤英画传

○张凤高



(连载)

严凤英(1930—1968),安徽省桐城人。她7岁开始在田野劳动,学会许多山歌民谣。13岁拜师学唱黄梅调,14岁离家出走正式搭班。她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不久蜚声桐城、怀宁等县各乡镇,1946年唱红安庆城。盛名罹祸,严凤英流落他乡,曾学京剧、习歌舞,借以谋生兼以酬志。新中国成立,世道巨变,1951年3月她重返安庆舞台,踏上人生新的历程。1953年4月,她参加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终于找到了发挥她艺术才华的大舞台。严凤英对共产党和新社会充满了感恩之心,焕发出高昂创作激情,她积极投身到黄梅戏的改革创新之中,虚心向前辈艺人学习,借鉴传统;更注重向众多兄弟剧种学习,拜名家为师,博采广纳,融会贯通,在艺术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成一派的独特风格,推动了黄梅戏的创新发展。她在二十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先后主演了黄梅戏舞台剧70多部、电影5部,塑造了陶金花、七仙女、冯素珍、织女等一大批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

严凤英的卓越艺术成就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最突出的是:她主演的三部标志性剧目,使黄梅戏实现了定名、扬名、盛名的三步跨越。1952年,一出小戏《打猪草》

受到上海观众的喜爱和赞誉,严凤英脱颖而出,黄梅调正式定名黄梅戏。1955年,她主演的电影《天仙配》放映,严凤英成了亿万观众喜爱的明星,黄梅戏扬名全国远播海外。1959年,电影《女驸马》上映,严凤英以其精湛的表演艺术把黄梅戏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黄梅戏的盛名奠定了它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大剧种之一的地位。因此严凤英被公认为是黄梅戏的一代宗师、一面旗帜、一座丰碑。

严凤英的表演纯朴真实、浓淡得体、出色而又本色,耀眼光彩深寓于质朴自然之中。严凤英重视从人物出发,从生活出发的传统,创造的角色个性鲜明、有血有肉、亲切可信。严凤英唱腔轻松自然,悦耳动听的魅力不仅源于她音色圆润、运腔婉转的天赋,也源于她继承了传统唱法吐字清晰、朴实亲切,蕴含着乡土韵味的特点,而她又有所创新发展,善于以声带情、唱出了自己独有的韵味,自成一派。

严凤英1959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副团长。“文化大革命”中,严凤英遭受残酷迫害,于1968年4月8日在合肥逝世,



年仅38岁。1978年5月23日，中共安徽省委宣布为严凤英平反昭雪。

一、山野歌手

严凤英乳名鸿六（曾用名红六、筱鸿禄、严黛峰），祖籍安徽省安庆地区桐城县罗家岭（今属安庆市宜秀区）。安庆地区山清水秀、物产丰富，是名副其实的物华天宝、人才辈出的鱼米之乡。特别突出的是安庆文化底蕴深厚：两百年前，程长庚等一批皖籍著名徽班艺人就是从这里走进北京城献艺，后来发展成为中国京剧；近一百多年来，安庆又是由民歌民谣逐步发展成为黄梅戏的故乡。

严凤英1930年4月13日（农历3月15日）出生在安庆市龙门口韦家巷。当时父亲严思明在印刷所当抄写生，母亲严梁氏因长得漂亮，人们都叫她靓妹。祖父严启纯夫妇在倒扒狮拐角处租房开了一间小饭店——联升客栈，一家五口人，生活勉强维持。鸿六三岁时，妈妈又生个女儿，取名鸿鸾。鸿鸾刚断奶，妈妈就离家出走了，爸爸因此潦倒沉沦，吸大烟，不顾家，鸿六只得随爷爷奶奶生活。此时“联升客栈”生意清淡，祖父就退房关了客栈，在路边摆个茶摊，艰难度日。两年后，受生活所迫，家人把鸿鸾卖给了安庆一户人家。

小鸿六生得细皮嫩肉，脸蛋好看，聪明伶俐，很受大人的喜爱。她爸爸会拉二胡，也时常在家唱京戏，鸿六很爱听，也跟着学几句京戏，有时也跟着大人们学一些民谣、儿歌，幼时鸿六就喜欢唱歌了。

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为躲战乱，祖父母带鸿六离开安庆。因爸爸已在桐城谋生，他们先到桐城，同黄梅调戏班一起挤在陈家祠堂。爸爸帮戏班写海报，奶奶帮戏班烧水做饭，小鸿六天天看戏班排练和演出。她耳濡目染，无师自通学会了一些黄梅调的唱腔和动作。这是她第一次接受黄梅调艺术的熏陶与滋养。不久，祖父母带鸿六回到老家罗家岭。

罗家岭有山有水，景色宜人，自古名流辈出，是曾被称为“隔河两状元，五里三进士”的风水宝地。这里民歌历史悠久，也是黄梅调的流传之地，唱山歌小调是当地劳动人民的生活乐趣。逃难回到老家，由于生活艰难，七岁的鸿六也要干活，她跟着大些的孩子在附近的白虎山、二龙山、菜子湖畔放牛、挖菜、割草、砍柴……她们边干活边玩耍唱歌，听到同伴们不停地唱各式各样的民歌小调，有插秧时的秧歌、放牛时的牧歌、打趣时的对歌、采茶时

的茶歌，甚至行乞要饭的门歌。鸿六像进到民歌的海洋，感到新鲜、惊奇。她倾听、品味、琢磨，模仿着学起来。不管干什么活，不管在山间、湖畔、路上、田畈或稻场，只要听到唱歌，她都会用心听、默默记、偷着学，学会了不少家乡的田园民歌。这些歌都像雨露一样滋润着鸿六的心田。田园风光陶冶着她幼小的心灵，艺术的种子在心灵中悄然播下。

鸿六八岁那年，家里把她送给陈姓人家做童养媳，但时间不长，她就跑回来了。九岁又叫她上学，先在遥观嘴私塾接受启蒙教育，以后又在白云乡小学读书，加起来也只半年时间。她当时最想学的还是唱歌。当地有个习惯叫对歌：不要买路钱，但要买路歌，问一首，答一首，轮流对唱，可以唱流行的民歌，也可以即兴编创，但不许重复。因为鸿六不熟悉农民生活，一对歌就卡了壳，或受窘，或被气，但倔强的鸿六在被为难几次后就拿定主意，学嘛，不怕学不会。由于她聪明，记性好，嗓子好，乐感好，很快成了合格的小歌手，还学会了编歌词的本领，她的歌越唱越好。

鸿六十一岁开始跟妇女们在集镇间贩米，她们天天起早赶露水集，到北乡练潭、南乡宣家店一带，要跑十几里山路，走不了几里路，十几斤重的米背在肩上，越背越沉。途中要趟河，冬天赤脚过河，冷水刺骨；夏天冒雨趟水，水流湍急；还要过封锁线和鬼子的哨卡，有时还传来子弹的呼啸声。贩米的活既艰难又危险，大家精神很紧张，只要远离鬼子，不论是在山上、河边，背米的人们就会哼起民歌、小调，以缓解紧张的精神。贩米路上小鸿六是最活跃的一个，总是曲不离口，她的歌唱得好，受到同伴们的称赞。

在集镇卖米的时候，人群拥挤，妇女们的米只能摆在路边，小鸿六优美的歌声一响，买米的人纷纷拥来，她和妇女们的米卖得快，价钱又好，连米店老板们都眼红。在贩米的过程中，鸿六向妇女们学到许多民歌和令她着迷的黄梅调。只要听到有人唱黄梅调，她就会兴奋异常，入迷地听啊听，脚都挪不动了，她就想学黄梅调。经过几年的不倦学习和历练，小鸿六已经成为当地歌手中的佼佼者，小有名气了。

鸿六歌唱得好，名声传到当地知名黄梅调艺人严云高那里。严云高在严氏家族比鸿六晚一辈，因唱黄梅调，被严氏祠堂视为“丢人现眼”，20岁时被逼逃离家乡，八年后因祠堂换了族长，才被允许回罗家岭，在集上开了个



白铁店。严云高多次寻访，悄悄观察，发现鸿六确实唱得不错，认为她是一个难得的天生演戏好材料。两人见面后，鸿六听了严云高的黄梅调，极为兴奋，请求严云高收她为徒，教她唱黄梅调。严云高问她会唱什么？她小嘴一张，放声唱道：“天上打鼓四门开，我到严家来投胎。一岁两岁吃娘奶，三岁四岁离娘怀。五岁六岁想娘转，八九十岁放牛来。家里日子不好过，口唱山歌乌云开。”曲调是她从熟悉的桐城民歌那里套来的，词是自己编的，严云高听后十分惊喜。尽管严云高喜欢鸿六，但不敢教她学戏，更不敢收她为徒，想到自己因唱黄梅调所受到的歧视和迫害，怕害了这个女孩子，对不起她和她的家人。

鸿六祈求严云高教，严云高坚决不教。没办法，鸿六就在他破房子外透过门缝看他教别的徒弟，偷偷地学。黄梅调《撒荠菜》中的一段花腔，是比较难学的唱段，别人学十几遍都没学会，她在旁边听了几遍就会唱了。师傅不教，她就央求徒弟们教她，鸿六当年的师兄江继怀回忆说：

“那时候，小鸿六太想学黄梅调了，我被她缠不过，就背着师傅用土电话（用一段较长的棉线做电话线，两头用两个小盒子做话筒，有点微弱的传音功能，是当时孩子们常玩的简易玩具）教她唱《蓝桥汲水》的汲水调，不一会她就学会了，唱得比我唱的还好听，哎，真聪明！”

鸿六不断地跑到严云高那里要求学戏，严云高终于动了心。他发现小鸿六不仅嗓子、扮相、身段等基本条件好，而且过目不忘，入耳能唱，天资奇高，是个好苗子，决定正式收她为徒（当年她十三岁）。为了躲避家人，鸿六拜师、学戏都是偷偷进行，那段日子她过得紧张、兴奋而又神秘，每天干完活，找个借口，悄悄地溜进师傅家学戏。严云高安排她学“梳头行”——青衣、闺门旦和花旦。由于受各种条件限制，她不能严格从行当基本功循序渐进学起，而是一边学一些片段、戏目，一边学一些有关唱、念及动作。让师傅和师兄难忘的是：她从师兄江继怀偷学《蓝桥汲水》汲水调后，一直没敢在大家面前唱。一次师傅让她唱唱瞧，谁知她一唱一做竟把大家看呆了，她不仅学会了传统的唱、做，而且还做了一点提高与创新。师傅激动地说：“这孩子如此聪明，又如此勤奋，更如此用心，实在难得啊！看来小鸿六搞唱戏这一行是前世注定的！”

严云高业余教，鸿六业余学，断断续续，学的戏不多，只是初步入门，但很想舞台上表演。1943年秋，在罗家岭东角的江记茶馆里，小鸿六首次演出《何氏劝姑》，她扮张兰英。戏演完了，观众还不愿走，围着鸿六评头论

足，赞不口绝。试验演出的成功，让师傅和鸿六都增强了信心，此后师傅对她重点调教，她也更加认真学习了。鸿六的正式“打炮”演出据说是1944年10月13日，在练潭镇张家祠堂，师傅给鸿六取艺名为“红六”，剧目还是《何氏劝姑》，扮张兰英。打炮戏大获成功，都说她唱得好，做得好，长得也好，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说：“罗家岭出了个黄梅调好坤角……”。这个时期师傅只教了她《小放牛》、《打猪草》、《三字经》、《蓝桥会》、《何氏劝姑》、《瞧相》、《花亭会》、《送香茶》、《春香闹学》等一些生活小戏与正本折戏。40年后严云高感叹不已地说：“一个下午就学会了《小放牛》，像是前生就会的一样。”

鸿六唱出了名，很快传到她家里，爷爷、爸爸震怒，说她伤风败俗，大逆不道，丢了严氏家族的脸，把她叫回来关在屋里，毒打了一顿，要她发誓不再演戏。然而鸿六却倔强得很，就只说自己演戏没错。接着传来祠堂里的人要按族规把她捆起来沉塘淹死。她虽然爱自己的亲人不想离开家，但要她不再唱戏她做不到，在走投无路、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勇敢地选择了离家出走，从此走上了流浪生涯。

二、流浪生涯

鸿六逃离家后，投奔到师傅严云高的师兄黄梅调艺人程积善带的戏班子。程积善为人忠厚，心地善良讲义气，他虽然很喜欢鸿六，认为她是个唱戏的好苗子，但不忍心叫她走上唱戏这条路，怕害了这个可爱的小姑娘。经鸿六再三恳求，又怕叫她离开后小姑娘无路可走再受到伤害，终于答应收鸿六为徒。不久，严云高组班，她又跟着师傅班子在练潭、枞阳、老梅树街、麒麟桥、杨树湾、新安渡等地串乡演出，边演边学戏，能参加日常演出。那时农村戏班游走不定，人员进出随便，小鸿六因为小有名气，还先后参加过张光友、程积善、琚光华、杨友林等戏班在农村乡镇演出。

鸿六进了戏班，逃离了家庭的阻拦和严氏祠堂的迫害，总算闯过了她生命中的第一个关口。进戏班满足了她要学唱黄梅调的心愿，然而天真幼稚的她心中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这个陌生、奇特的戏班将引她一步一步走向深渊。

旧中国唱戏的本来就是属于“三教九流”之列的下等人，没有社会地位，被世人看不起。当时又是外敌入侵，兵荒马乱，整个社会处在黑暗苦难之中。黄梅调遭到反动政府的禁演，黄梅调戏班就更难生存。鸿六进的是在农村、



乡镇流动演出的“三打七唱”的“草台班子”（所谓“三打”就是乐队只有鼓、大锣、小锣三样乐器；所谓“七唱”就是只有七个演员，一人兼演几个角色，能凑合着演一个大戏），他们的行头破旧，且又少得可怜，道具、灯光更谈不上；演出没有舞台，靠临时搭的草台或者就在平地。唯一能吸引观众的就是艺人们演唱的都是民间喜闻乐见的故事，演唱适合下层群众的口味，颇受欢迎。戏班每走一个“码头”还要受当地官府、黑恶势力的刁难、盘剥、欺压，他们无力反抗，只能忍受或者逃走。戏班的收入低微、生活艰难，艺人们住破庙、滚稻草，吃饭饱一顿，饥一顿，如同乞丐。旧戏班内的陈规陋习，迷信保守，低级庸俗，竞争倾轧风气很不好。戏班的学徒生活更惨，他们是师傅们的佣人，打水扫地、倒尿壶、端饭洗碗、泡茶点烟伺候长辈们，有时还挨打挨骂……当年黄梅调艺人中流传着：“来是一盆火，去是一堆灰；骑的打腿马，端的空酒杯；丝棉包穷骨，到老讨饭坯。”这几句话就是艺人们凄惨生活的写照。这样的恶劣条件是鸿六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受不了也偷偷地流泪，想家……但是鸿六生性爱唱歌，迷上了黄梅调，苦难童年养成的倔强性格和一些好心师傅们对这个女伢子的同情关爱，使她坚决要在这条道上走下去，愿意忍受一切磨难，一门心思地学戏。

鸿六上台演出《打猪草》、《送香茶》几个小节目，大受欢迎。但她毕竟只会几个小节目，要在戏班混下去必须跟师傅们学新戏、学基本功。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喊嗓子，吃完早饭去练“四功”（唱、做、念、打）和“五法”（手、眼、身、法、步）等基本功，坚持夏练三伏，冬练三九，苦练不辍。她一天到晚如饥似渴地跟着大家学戏，不管什么戏她都学，什么《打豆腐》、《纺棉花》、《小辞店》……美的、丑的、文明的、粗俗的，她都一概吸收。虽然师傅们没有教过她小品，没有循序渐进、按部就班地教，主要靠的是填鸭式地灌，叫她模仿。但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于鸿六天资奇高，过目不忘，入耳能唱，学戏进步很快。不仅学会了一些新戏，技艺也大有提高。鸿六学戏渐多，名声渐响，班主给她取艺名“筱鸿禄”，很快她就成了戏班的小角。鸿六随戏班先后到枞阳、桐城、青阳、贵池、九华山一带集镇，流动演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的一天，鸿六在练潭看了一个黄梅调戏班演出，里面几个老艺人演得很好，她动心了，想参加这个戏班，就到后台去找女演员丁翠霞说明来意。丁翠霞看这个女孩子长得好，讨人喜欢，就带她找自

己爸爸——著名老艺人丁老六（丁永泉）。丁老六问鸿六会唱黄梅调吗？她说会！就叫她唱了几个小段子，令丁老六十分惊喜，这孩子不光唱得好，长得也很好，是个唱黄梅调的好苗子，好好培养将来会是个好演员，于是答应帮她找班主商量收下她。班主看她既无行头，又只会几个小戏，不能在大戏中顶角，怕是个负担，不想收。丁老六表示：如果是负担，她的包银可以扣我的。又因为丁老六一家几个人都是班子的台柱子，这个面子不能再驳了，就勉强答应收了鸿六。

不久戏班带鸿六进了安庆城。初到戏班她除会演几个小戏外，三十六本大戏中，凡是丫鬟的戏都归她演。丫鬟的戏都是配角，唱的不多，日子长了，各种丫鬟她都能演，有的哭、有的笑、有的大、有的小、有官府的、有民间的……她演的是千面人，而不是千人一面。她活泼可爱，唱的是货真价实的女伢腔，把丫鬟都演活了，慢慢的看戏的专门爱看鸿六的丫鬟戏了，甚至超过旦角的小姐戏。老人们回忆说：由于鸿六把《二龙山》的丫鬟演红了，从而改变了这个戏的剧名。《二龙山》中的女主角，是贯穿全剧、唱做分量都重的女寨主余素贞。鸿六扮演的丫鬟只是她身边一个下传上报的亲兵，唱的地方很少，表演的机会也不多。但鸿六抓住了戏里这样一个情节，表现出特有的演唱才能。那就是，余素贞想下山去找她的夫婿，又丢不开山寨，左右为难，在那里唉声叹气。剧本是这样写的：

余素贞：（叹气）哎！可叹哪可叹！

丫鬟：姑娘，叹些什么？

余素贞：我心想上京，找你姑爷回来，可叹山寨无人看守。

丫鬟：有我看守。

余素贞：有此胆量？

丫鬟：有此胆量！

余素贞：如此，看印拜过。

丫鬟接过大印，等余素贞下山之后，即发号施令：

“……手捧大印进寨口，大小喽罗听从头，

山寨粮草般般有，不许喽罗私下山头。

倘若有人违令走，宝剑出鞘斩不留……”

鸿六扮演的丫鬟，几句道白，对答如流，铿锵有力，唱得清脆圆润，刚柔相济，表演也很生动，表现装腔做势的地方，使人感到可笑而又可爱。（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钱 敏